

五色端午



人生在線
木田

還是孩子時，我對端午節並沒有太多的印象，只是記得端午前母親會買一扎新鮮艾葉掛在門上，直掛到一個月後完全變乾才取下，每次出門或回家時總能聞到淡淡的艾香。端午節當然還有糉子，若時間充裕，奶奶會在端午前自己包糉子，北方只有甜糉，蜜棗、豆沙、花生，裹着粒粒糯米，甜甜膩膩，大口大口咬，一個下去便覺得飽了，可以再去瘋跑一陣子。艾葉和糉葉混在一起的清香味便是至今留在我記憶中的兒時端午味。

大一點時去了南方，才知道原來糉子還有鹹口的，鮮肉鹹蛋也別有一番風味。近幾年香港的酒樓更是不惜落重本，鮑魚糉、乾貝糉、黑松露糉等等紛紛新鮮出爐，為傳統的端午糉子增加了不少現代味。

剛開始工作時，我曾在南丫島住過兩年，因為是海島，也有幾個像樣的沙灘，每年端午會有海上的龍舟賽。南丫島上居住着來自各個國家的人們，因此組成龍舟的隊伍也十分國際化，有着深淺不同的膚色，說着各種口音的英文。我作為運動愛好者肯定不會錯過這麼有挑戰性的活動，練習是全年進行的，平常會用獨

木舟練習，較為小巧輕便，臨近端午節時，便會出動大的龍舟，大家一起練習默契。每早五點天還沒亮時練習便開始，香港的太陽永遠不遲到，沒過多久皮膚便開始感到灼熱。那兩年恐怕是我曬得最黑的時候，腿都成了黑白分明的兩截，但一群人喊着「paddle」時的幹勁，停在海中央時大海那動中的靜，還有一身汗時跳到海水中的爽快，像是有魔力，皮膚是黑是白已然不重要了。我時常會懷念那兩年的時光，最近也時不時想起，不知疫情是否也影響了南丫島上的這場端午狂歡。

離開香港後我到上海居住，在上海住過才知道，端午時上海也有龍舟賽，只不過不同於香港的海面上，上海的龍舟賽在蘇州河上舉行。河道狹長，人們會在兩岸喊着「加油」，參加比賽的人們也隨着鼓點喊着口號，太陽蒸騰着河水的水汽，不知是天氣讓氣氛更熱了，還是氣氛令天氣更熱了。

早已不在兒時的城市生活，奶奶也已過世多年，許久沒吃過自家做的糉子，今年的端午，同在上海的一個老友突然送給我四隻糉子，小巧玲瓏，繩子綁得略微笨拙，收到還熱

騰騰，馬上打開吃一個，嗯，香菇火腿開洋餡兒的，雖是鹹口，但又暖又甜。

有了孩子之後，過端午時我會給孩子們準備五色纜。中國人十分有意趣，黃紅青白黑，金木水火土，辟五毒，續命壽，五彩的一根絲線繫在手腕或者腳腕，不光好看，還有一份過節的儀式感。端午後的第一個兩天，可以把五色纜解下，若有橋有河，可擲入水中，任其隨水流走，美好的心願便可就此達成。除了五色纜，臨近端午，上海街頭的藥店門口還會擺賣着五顏六色的香囊，配一個在身上，陣陣香氣可辟邪驅瘟，更有一份雅緻的古意。孩子們以後大了，在像今天的我一樣想起端午的時刻，想必除了艾葉的香氣，各種口味的糉子，還會有一抹帶有藥香的五彩吧。

今年的端午趕在夏至之前到來，若不是太南方的地方，還有一絲初夏的涼爽。「端午」一詞最早出現在西晉《風土記》，紀錄有云，「仲夏端午謂五月五日也，俗重此日也，與夏至同」，如此看來，今年的端午還是提前來到，吃好糉子，划好龍舟可以精神飽滿地迎接火辣的夏天了。



▲戴五色纜是端午節習俗之一。

資料圖片

我時常感嘆，中國人的節日有個特點，不管是過什麼節，總歸要團圓。什麼由頭倒是都不重要，吃糉子也好，月餅也好，餃子湯圓也好，重要的是一家人聚在一起，吃吃喝喝，打打鬧鬧，孩子們滿地跑，老人只要看看也許許久未見的孩子已是過節的意義。今年的端午，一些家庭可能因疫情而無法團圓，但還是願大家能聞聞艾香，吃吃糉子，掛個香囊和五色纜，有一個五彩的端午。

眺望歐洲城堡



閒話煙雨
白頭翁

歐洲古城堡是典型的中世紀建築，高聳雄偉，尖塔入雲，富麗堂皇；古堡壘、古城牆、古隧道、古兵道，建造得鬼斧神工；現在看來也是曲徑通幽，讓人遐想。但歐洲城堡不是迪士尼樂園，它是伴隨着封建割據，伴隨着侵略、戰爭、殺戮，伴隨着攻與防、生與死的鐵血規則，歐洲第一座城堡在雨雨腥風中誕生了。

歐洲的第一座城堡可能始於英國倫敦，因為根據英國歷史記載，英國的第一座城堡倫敦塔，始於羅馬帝國入侵的公元四十三年，羅馬皇帝克勞狄一世率領龐大的聯合艦隊渡過英吉利海峽，搶灘登陸的地點就選擇在泰晤士河的入海口。羅馬軍隊像海嘯狂飆，英國軍隊難以抵禦，讓幾乎戰無不勝的羅馬鐵騎差點敗回到戰艦上的，是倫敦塔。倫敦塔堅實厚重的城堡，在那個時代，幾乎刀槍不入。所有的歐洲大公國都明白了一個真理，要不為人所欺侮，所殺戮所奴役，似乎只有一個辦法，就是趕快修起城堡。從公元一世紀始，歐洲封建割據蜂起，大公國林立，公、侯、伯、子、男幾乎都有封地封城，彷彿是中國商周時期八百諸侯國相爭，戰爭幾乎無時無刻不發生，中國有句古語：春秋無義戰。歐洲的中世紀亦然。

在歐洲中世紀，歐洲大部分地區缺乏或者還沒有建立中央集權，政治上長期處於四分五裂，社會衝突在各個領域和階層不斷發生，貴族們不僅有「內戰」，而且還面臨着「外戰」，有時候武力和戰爭將決定一切。隨着羅馬帝國的崩潰，歐洲的經濟、政治和社會發展都出現了倒退與停滯，近千年的中世紀

在長汀



繽紛華夏
賴秀俞

乍看上去，長汀是一座暮靄沉沉的小城。雖然它如大多數古城一樣，在標誌性的歷史老街裏，遊人總能在仿古的商鋪中發現大量的現代漢服和義烏小商品。但不同的是，在這喧囂的商業氣氛中卻有一個招牌寫着「紅軍藥店」。不遠處，隱藏在林立的餐館之間的，是昔日飛虎隊的紀念館。它們揭示了曾在這裏發生過的那段朝氣蓬勃的紅色歲月。

從一九二九年開始，長汀成為中央蘇區的策源地。中央曾在這裏發展軍需民用工業經濟，那時它被譽為「紅色小上海」。毛主席曾在此休養，其故居如今仍在。瞿秋白當年被俘就義，生命最後的歲月也留在此地。

不過，歲月悠悠，這段歷史距今已超過半個世紀。當下，在和平年代成長起來的青年可能很難想像那種為國家的前途與命運奔走疾呼，燃燒一己生命的激情。這種激情對於被都市文明、現代大學教育和新媒體技術哺育的青年而言，無疑是陌生的。在與中國崛起的進程同步邁入社會的一代人看來，「列寧主義」是歷史課本和學者著作中的思潮。我們閱讀歷史的方式，往往通過文字，還有影像，或是博物館。但在這樣的歷史代溝面前，它們顯然不夠有力。

這可能是因為，無論是文字還是影像，我們看到的到底還是符號，是敘事，但從來都不是鮮活的生命經驗。然而在革命遺址的大堂裏，陳舊的木柱子上還有當年的宣傳字條，上面寫着曾經被傳誦過的信念「列寧主義」。一切都彷彿歷歷在目，在這個殘破昏暗的房子閱讀革命往昔，我們踏入歷史的路徑。明明知道革命英魂已逝，這個他們曾學習、生活的空間不過是極為普通的瓦房。可身臨此境，卻偏偏能體會到一種特殊的況味。畢竟一九三〇年代建設蘇區的年輕人，曾坐在眼前這條長櫓上聽講台上的革命者講列寧主義，無形的激情即將孕育出有形的行動。正是在這裏，孕育出一代青年的夢——「紅色中華」。半個多世紀後，遊人閱讀這裏的空氣，彷彿還能感受到那一代人「中國夢」的氣息。在這看似停滯的空間裏，半個世紀後仍有澎湃的激情在流動。

這就是作為記憶媒介的空間所帶來的魅力。相比起文字、影像和博物館，

長汀縣革命委員會舊址雲驤閣。



資料圖片

遺址、故居等過去的空間提供了另一種閱讀歷史的方式——空間閱讀。空間是保存記憶的地方，也是生產記憶的媒介。那些文字和影像無法激活的記憶，空間可以幫助我們抵達。

空間打開了歷史的想像力。在宏大敘事之外，革命充滿日常的細節。在那些年裏，這些年輕人會到列寧書店買進步書籍，到紅色小小商店購買生活用品。關於革命的日常細節——交談、計劃與行動，可能就發生在汀州市的京果店、洋貨店和小酒店中。當時汀州市的公營企業、合作社、手工業和商業經濟非常發達，私人商店有三百多家，其中京果店的數量佔據近乎三分之一的份額。

空間又提供了一種革命的古今對照，重新激活那些在歷史的敘述中安置自身的革命點滴。例如，過去的革命歷史與當今的日常生活之間充滿張力。在革命烈士故居隔壁，小商店正在賣「關東煮」和珍珠奶茶，路過的小孩子吵着要吃烤腸。在今天的列寧書店舊址，對面是寫着「清倉」、「減價」、「搬遷」的紅底大字，隔壁挨着一面拆了一半的土牆，附近還有一座露出了鋼筋水泥的二層小樓。而與「列寧書店」幾個斑駁的字緊靠着的，是掛在牆上售賣的中老年服飾。革命從宏大的歷史中走出，最終歸於市井，正對照着革命的宗旨：從人民中來，到人民中去。

革命的張力還體現在長汀的紅色旅遊業上。這是這座城的一道風景，也是廣大民眾的營生所在。出租車司機說，這座小城的出租車數量只有個位數。然

《川流不熄》



市井萬象

香港迎來端午節小長假，懸掛在中環海濱活動空間的藝術裝置《川流不熄》，數萬條綵帶隨風飄揚，為維港增添新景觀，吸引眾多市民前來「打卡」。

中新社



如是



如是我見
延靜

春末夏初，我們照例坐在窗前的長椅上，盯着眼前的兩棵石榴樹。去年這時，在茂密的綠葉中，石榴樹開滿火紅的石榴花，上秋結出誘人的果實。而今年，石榴樹還沒有吐芽，樹幹和樹枝枯枯的，我們不免有些擔心。

一旁的妻子說：「石榴樹發芽晚，再等等吧。」

我們入住的養護中心是家居式，有二十幾棟樓房，已入住四千餘人。庭院很

嬌氣的石榴樹

大，花草繁茂，春天最先開的是桃花杏花，接着是海棠花，最後是山楂花，滿園春色，美不勝收。不過我們還是呆呆地看着眼前的石榴樹。一天碰到園藝師傅，我們就問石榴樹怎麼還不發芽，師傅爽快地回答「凍死了」。我們聽後吃了一驚，遂說：「去年冬天並不冷啊。」師傅說：「有兩天夜裏零下二十攝氏度，還不冷？」我們也記得，的確有兩天很冷。這時師傅又說：「園內幾十棵石榴樹全部凍死，一棵沒留，真可惜！」

這使我想起小時候姥姥家的石榴樹。她家有兩棵石榴樹，種在大花盆裏，每年

開出火紅的花朵，結出紅艷艷的果實。我喜歡石榴樹也是從那時候開始的。不過我也記得，初冬天一轉冷，姥姥就叫人趕快把兩盆石榴樹搬進屋裏，並說「石榴嬌氣，不禁凍」，整個冬天，她澆水、施肥精心伺候它。當年種在花盆的石榴樹如此，更別說現在一冬天在偌大的庭院裏風餐露宿的石榴樹。

又過了幾天，園藝師傅把死石榴樹刨走，都種上了新樹，不再是石榴樹。進入耄耋之年的我們，再看不到窗前火紅的石榴花了，但石榴花的美艷，卻一直深深地留在心中。